



北方民族大学文库

新题型 大学英语四级翻译 知识 · 技巧 · 实训

New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Knowledge · Technique · Practice

吴 坤 杜惠玲 麦春萍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新题型

大学英语四级翻译 知识·技巧·实训

New College English Translation Knowledge · Technique · Practice

吴 坤 杜惠玲 麦春萍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题型 大学英语四级翻译 知识·技巧·实训 / 吴坤,
杜惠玲, 麦春萍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227-06993-5

I. ①新… II. ①吴… ②杜… ③麦… III. ①大学英
语水平考试—翻译—自学参考资料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3463 号

新题型 大学英语四级翻译 知识·技巧·实训 吴 坤 杜惠玲 麦春萍 编

责任编辑 杨 皎

责任校对 闫金萍

封面设计 魏 佳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521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1890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993-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2017年北方民族大学一般教研项目“基于CET4的民族高校英语翻译教材建设新探索”（项目编号：2017JY0605）的研究成果。



前 言

2013 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对四级考试题型再次进行了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翻译题型的改革,翻译题由原来的单句翻译调整为汉英段落翻译,考试时间由原来的 5 分钟调整为 30 分钟,分值比例由原来占总分值的 5%调整为 15%,翻译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新翻译题型要求大学英语翻译教材须注重基本翻译理论和技巧的讲解、注重文化背景知识和相关英语表达方式的积累、注重中西文化差异、注重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

在这一背景之下,该教材应运而生,以期辅助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为提高 CET-4 过级率和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提供助力。本书共四章,即《翻译那些事》《语言系统对比与翻译》《技巧英雄榜》和《题库大搜罗》,其特色如下:以翻译理论知识为先导,以英汉对比分析为主轴,以实例讲解训练为辅助,以翻译实践应用为目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学习与应用相贯通,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加入了编者的见解和翻译实践的典型材料,内容翔实,实用性较强。第一章为《翻译那些事》,介绍了翻译的概念、标准和原则;第二章为《语言系统对比与翻译》,从英汉语言系统的宏观对比研究入手,就综合语与分析语、形合与意合、抽象与具体、静态与动态、被动与主动、物称与人称这六个层面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三章为《技巧英雄榜》,

从词汇、句法、段落三大微观角度深入探讨了汉英翻译的技巧;第四章为《题库大搜罗》,系统梳理并精要讲解了近五年以来的 CET-4 段落翻译真题,并提供了模拟实训材料。全书编写工作分工如下:吴坤负责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的编写以及全书的校对工作;杜慧玲负责第三章第二节和附录 1 的编写;麦春萍负责第三章第一节和附录 2 的编写。

本书为 2017 年北方民族大学一般教研项目“基于 CET4 的民族高校英语翻译教材建设新探索”(项目编号:2017JY0605)的研究成果。该研究从我校非英语专业学生 CET-4 翻译版块失分因素、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存在问题以及现行翻译教材使用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入手,不断与新的翻译教学实践相结合,积极进行反思和修正,为编写出既符合翻译教学规律又满足社会需求,既体现科学性又不乏时代感的高质量教材而努力。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正。

吴 坤

于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8 年 9 月 1 日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1	翻译那些事	1
1.1	翻译的概念	1
1.2	翻译的标准	8
1.3	翻译的原则	19
2	语言系统对比与翻译	26
2.1	综合语与分析语	26
2.2	形合与意合	32
2.3	抽象与具体	37
2.4	静态与动态	41
2.5	被动与主动	46
2.6	物称与人称	56
3	技巧英雄榜	61
3.1	词汇翻译	61
3.2	句子翻译	101
3.3	段落翻译	160
4	题库大搜罗	172
4.1	真题查查看	172

4.2 模拟练练手	217
参考译文	252
附录	265
附录 1 七类翻译主题词汇	265
附录 2 大学英语常用词组	273
参考文献	286
后 记	288

1 翻译那些事

1.1 翻译的概念

为了更好地了解翻译本来的含义,有必要对“翻译”这一词汇进行简要的词源考察。英语动词 translate 源于拉丁语 translatus,而 translatus 又是 transferre 的过去分词。在拉丁语里,transferre 的意思是 carry 或 transport,指的是背负物件将其转移至另一地方。词根 trans 本身含有时空变迁的意思,而 ferre 除了“负重”与“搬运”的意思之外,还有 endure 与 suffer 的含义(Gentzler, 2001:166)。据此,translate 的深层含义可以完整解释为:穿越一定的时间或空间,把某一样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整个过程对搬运者而言是要经受痛苦或磨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解释的确道出了翻译的本质。

翻译的视角、目的、领域、时代、需求等不同,翻译的定义就难以统一。翻译的定义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广义的翻译不仅指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还包括单一语言内的意思传递或解释。

以下为广义翻译定义的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表述:

An interpretation (在此与 translation 同义) is any text which

makes more understandable what is hardly understood. This holds true not only for translatio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but also for commentary, explanations of words, notes, paraphrases, metaphrases (whether they move closer to the original or stay farther away from it), and the like. The term can also be stretched to include the clarification of recondite disciplines, the elucidation of dreams and oracles, the solution of implicit problems and, finally, the elucidation of all that is unknown. (Lefevere, 1992: 86)

解释(即翻译)可以是任何一个文本,它使得本来难以理解的东西变得易于理解,这不仅指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还指评论、词语解释、注解、意译、直译(不管这些“翻译”是离原文更近或是更远)。这个术语还可以拓展,包括对深奥学科的阐释、对梦和神谕的阐释、对隐含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及对所有未知事物所作的说明等。

对于从事实际翻译工作的来说,更关注的应是狭义的翻译定义,因为后者讨论的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而这类定义一般来说技术性较强。

1.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of “deverbalizing” and “reverbalizing”; it leads from an SLT to a TLT which is as close an equivalent as possible and presuppos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this definition, is a process which can be subdivided within itself. It comprises two main phases, a phase of semasiological understanding, during which the translator an

analyzes the SLT for intended meaning and style, and a phase of onomasi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L recomposition) during which the translator reproduces the SLT, analyzes as to content and style, while giving optimal consideration to points of communicative equivalence. (Wills, 1982:62)

翻译是一个“词语解构”和“词语重构”的过程,它从源语文本走向目标语文本,使后者尽可能接近等值,并以理解原文的内容与风格为先决条件。根据这一定义,翻译作为一个过程本身还可再细分。它由两个主要阶段构成:一是语义理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为获得原作意思和风格而分析原作文本;二是语义重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再造源语文本,从内容与风格两方面进行分析,同时对交际对等的各个要点给以优化考虑。

从翻译的技术操作层面来讲,这个定义非常准确。它提出的“词语解构”和“词语重构”这两道工序是任何一位译者都能感同身受的事(当然从翻译的整个过程而论,似乎还应有一个“句法重构”过程,即按接受语的语法规则重新行文)。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定义最后还提到在语义重构时“同时对交际对等的各个要点给以优化考虑”。

2. Translation cannot be termed a purely “linguistic operation” (Fedorov, 1953), has been presu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T, but rather must be thought of as a psycholinguistic, sociolinguistic and pragmalinguistic process which lends itself to an exhaustive scientific depiction only with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This is partly because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is, in the last analysis, a borderline scienc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tinuing interplay of descriptive, explanatory, and normative questions. (Wills, 1982:65)

翻译不能被说成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活动”,后者是受机器翻译影响而出现的一种推定,而应被认定是一个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语用语言学的过程。对这个过程作详尽的科学描述困难极大。部分原因是,翻译科学说到底是一个与别的学科交叉的科学,其特点表现为描述、解释与规范的种种问题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这个定义除了强调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还进一步谈到这个复杂过程可能要涉及的几个方面,即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语用语言学等。换句话说,译者走笔之时应当要考虑到作者或读者的心理活动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一定的上下文等超语言的因素。唯其如此,译出来的东西方可能真正表情达意,方能有更佳在接受效果。

3. From the teleological point of view,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the objective of translating is to impart the knowledge of the original to the foreign reader. (Wills, 1982:59)

从目的论观点看,翻译是一个沟通过程。翻译行为的目标是向异国读者传达原文的知识。

所谓沟通,当然是涉及双方都要参与的一种行为。这个过程往往免不了协商这一环节。因此,从沟通的理念出发,翻译在译学界

越来越被看成是源语文本(或作者)与目标文本(或读者)之间的“协商行为”。这种“协商”在英文中用的词是 negotiate 或 negotiation。根据词典的解释, negotiate 有如下两层含义:

(1) 谈判、洽谈、协商、讲条件、谈妥、说服。

(2) 顺利通过、成功越过(障碍)、安全通过(艰途)。

凡是有过严肃翻译经历的人恐怕都能体会到,这两层含义恰恰是对翻译过程曲折复杂的生动写照。翻译作为一个沟通过程,充满了双方的进退取舍,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要照顾到双方的利益。

4. In literary texts, linguistic form has not only a text-cohesive, but also an aesthetic function; it carries the creative will of the artist, and this lends the literary text an outward appearance which, in principle, can never be repeated and can therefore be realized in the TL only in analogous form. Hence, ...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n art, not a craft.

在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形式不仅具有文本聚合功能,还具有美学功能。它带着艺术家的创意,其外表不可被重复,在译入语中也只能以类比形式体现。文学翻译因而是艺术,而非因熟生巧之技艺。

不过,大量翻译实践也证明,翻译的艺术性并非只属于文学翻译所专有,其他文体类型或文本的翻译也都会或多或少唤起译者艺术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上乘的翻译或善译都离不开译者对原文的刻意揣摩,离不开译者在文字与形式两方面的精心打造。

5. (A good translation is one) in which the merit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so completely transfus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as to be as dis-

tinctly apprehended, and as strongly felt, by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at language belongs as it is by those who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work. (Tytler, 1791:8—9)

善译即使将原作的妙处完全移译到另一语言中,使译入语读者在理解的清晰性与感受的强烈程度上与源语读者等量齐观。

这个关于善译的定义是由英国著名学者泰特勒在两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它之所以至今仍在译学界广为传播,甚至奉为圭臬,绝非偶然。它似乎最能道出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工作者对翻译艺术境界不懈追求的心声。翻译艺术达到炉火纯青,便可走向出神入化。对此,我国的翻译家与翻译学者也有许多论述,其中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推钱钟书先生在其《林纾翻译》一文中曾说过的那段话: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神依然故我。

6. To put it in more cutting terms: the soul remains but it changes bodies — true translation is metempsychosis. (Lefevere, 1992: 169)

更透彻地说,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是投胎转世,即灵魂依旧而躯体已变。

对翻译的定义进行了简要的讨论,目的在于使我们对翻译的

本质有一个多角度、更清楚的认识。传统的定义中包含着众多译界前贤的智慧结晶及翻译的真谛,值得我们汲取。当代译论中的许多翻译定义源自风起云涌的翻译活动与不断扩展的翻译探索。当前世界范围内,翻译的数量与种类激增,翻译的手法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对翻译问题进行审视的新视角,不少翻译定义因而也逐渐突破了传统的、经典的框架。

随着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语言的结构、功能和性质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翻译是语际之间的转换活动,因此,人们对翻译自身的规律和运作方法等有了较为精细的认识。随着对语言的深入分析和对语言活动规律的进一步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著名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如美国的奈达、英国的纽马克、法国的穆南、德国的威尔斯等或认为翻译是一种科学,或持有翻译既是艺术又是科学的观点。国外语言学派的翻译思想对我国翻译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奈达认为:“翻译远不止是一种科学,它还是一种技巧,而且说到底完美的翻译永远是一种艺术。”纽马克对此也有论述:“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说翻译是科学,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一种译法,必须学会。说翻译是艺术,是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译法,怎么挑选适当的译语需要锐利的眼光。”

可以说,翻译的本质决定了翻译活动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翻译的常规性和可授性可以有力地说明翻译有科学的一面。翻译的常规性是客观存在的,指的是翻译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运作方法,如翻译实践中人们经常使用的翻译技巧:增词法、省略法、转换法、分译法、合译法及各种句式的翻译方法等。翻译规律可以解决表层含义,而难以译出原文的言外之意。翻译在把一种语言文字

的意义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中,如把翻译全部规律化和公式化,那么无论规律、规则或公式被套用的多么娴熟,译文最多也只能达到“形似”。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而是超出了一般科学研究的范围,要有译者主体性的参与,必须体现翻译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必须追求翻译的艺术美。也就是说,当翻译规律无法译出言外之意、在处理深层含义方面存在不足时,翻译必须借助译者的认知能力和译者的创造性思维,才有可能使译文达到“神似”。翻译的艺术性指的是译者综合运用语言等各方面的知识和技巧进行语言转换的艺术。科学不是万能的,译者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从而获得对相关语言及文化知识的充分掌握,再加以不断的实践和磨炼,才能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加深对翻译的认识和提高译文的艺术性。

1.2 翻译的标准

翻译标准是指用来评价译文优劣或判断其是否合乎翻译规范与要求的尺度。简单地说,翻译的标准就是指翻译的尺度,指导翻译的原则。译者在操作的过程中之所以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评价译文质量之所以要依照一定的标准,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性,也在于译者处理这些差异的手段有高低之别、优劣之分。翻译的标准是翻译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我国,翻译的标准一直是翻译理论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中国传统译论的明显轨迹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求信指的是翻译的方法,也就是说,是“怎么译”的方法,而不是“怎么研究译”的方法;神似、化境指的是目的或效果,是借案本、求信方法要力求达

到的目的或效果。

早在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里就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说明翻译的不容易,主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他指出:“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在这里,“勿失厥义”是针对原文而言的,也就是说,对佛经原典的意义或思想内容必须进行忠实地再现;“易晓”则针对译文而言:佛经翻译必须注重晓畅易懂,通顺流利的译文才能够为普通读者所接受。显而易见,支谦所言已触及“忠实”与“通顺”两种最基本的翻译原则和标准,而之所以强调易晓或通顺,主要因为原语和译入语之间存在着行文上的差异性: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换言之,在读音、书写、表义等方面,古印度语均有别于当时的汉语,故要加以转换实为不易,鉴于这些差异性,佛经译者必须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既忠实于原文思想内容,又符合译入语的行文习惯,如此才能经得起翻译标准的检验并臻于翻译的正道。

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道安(313—385年)指出翻译中有“五失本三不易”,主张慎重对待原作。他所监译的经卷,要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例句,余尽实录。”所谓“案本而传”,指的是按照或已从原文文本的思想内容进行传递或转换,在这里,“案本而传”既是一种翻译方法,即“直译”,同时又是译者所遵守的翻译原则,即尽量忠实与原文文本的形式和意义,从而“不令有损言游字”。道安指出“案本而传”只能是相对的:一方面,对于符合汉语行文习惯的表达现象尽可以“案本”“实录”,但与此同时,语言结构调整也是必需的,比如原文中频繁出现的倒装现象,就市场需要根据汉语表达习惯进行调整和修改,如此,其目的就是要化解语言之